

沈培撞见程睿敏,主动提出了分手

6

职场风云

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走在现代化的写字楼里,随时能听到“lady first”,但女性的声音永远处于劣势。

和许许多多都市女性一样,谭斌是一个奋斗在格子间里的外企白领,美丽聪慧、独立干练,和男朋友有着稳定的感情,一场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让她和原本很难碰到一起的销售总经理程睿敏真正有了交集。对谭斌来说,程睿敏亦师亦友,更有着她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她所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办公室的斗争与倾轧,还有感情上的艰难抉择。

【上期回顾】

沈培终于回来了,但是出乎谭斌意料的是,他竟然抽起大麻。

当晚,谭斌没有回到沈培的住处,在自己家睡了一夜。但是心里并不踏实,第二天一早就赶去沈培家。地板上到处是亮晶晶的碎片,从喝水的杯子到液晶电视,全都砸得一塌糊涂。谭斌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沈培?”没人回答她,只有家里的小狗朝着沙发的方向不停汪汪叫。谭斌走过去,才发现沈培躺在沙发上,脸上压着一个垫子。她想移开垫子,沈培却紧紧攥住她的衣袖:“谭斌,我们还能回去吗?”谭斌扯开垫子:“小培……”沈培半睁着眼,视线毫无焦点,细看他的瞳孔放大,依然是吸食过大麻的症状。谭斌一颗热切的心,重新变得冰凉。

沈培好半天才嗫嚅道:“昨晚对不起。我没想打你,我不是故意的。”谭斌垂下眼睛,就看到他头顶的那个伤口。那个伤口愈合得并不好,而且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再长出头发。谭斌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她轻轻搂过沈培。“小培,算我求求你了,别再碰那些麻醉品了好吗?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沈培没有说话,只是把脸深深埋进她的胸口,好久,才回答:“好。”

这天下午,谭斌一直感觉浑身酸痛,在公司医务室用体温计测了测,有点发烧。她想沈培的身体一直虚弱,怕传染给他,赶紧给沈培打了两个电话,告诉他要回自己房子住两天,等感冒好了再回去,让王姨先陪他几天。谭斌回到自己家,胡乱吃了颗退烧药就昏睡过去,醒来再测体温,读数一直嘀嘀跳到39℃。必须要去医院了。她挣扎着爬起来换了身运动服,先拨沈培的手机,关机。再拨座机,响了很久,一个惺忪的女声来接:“喂?”谭斌刚说了一句:“我是

谭斌……”那边电话啪一声挂了。

谭斌愣了一下,接电话的可能是沈母。她没再打过去,自己打车去了医院。测体温、验血折腾一遍,再拿着处方去交款取药,谭斌终于走不动了,心脏疾跳,双腿更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

“看样子体温一时半会儿下不来,待会儿你怎么回家?要不要给家人打个电话?”大夫替她犯愁。谭斌摸出手机,屏幕却一片黑暗。“告诉我号码,我去值班室帮你打。”医生关切地说道。

号码?记忆深处只有程睿敏的号码,她从来不曾存过他的号码,为的是每次按下那些数字的期待和悸动。彻底陷入昏睡前,她能记起的,只有这个号码。

不知过了多久,谭斌睁开眼时,程睿敏已经坐在床前了。总算退了烧,谭斌想回家躺着,程睿敏开车送她,并且坚持送她到家。

谭斌烧未全退,全身无力,倚靠在电梯壁上。程睿敏便伸手搂住她的肩膀,靠在自己身上。谭斌扭了一下没挣脱,任他搂着。电梯叮一声滑开双门。门一开,谭斌一下愣在当地。沈培正坐在她的门口,面色憔悴不堪,眼神直直地看着他俩,一脸不能置信的表情。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程睿敏,他搭在谭斌肩上的手迅速落下来:“您好。”沈培站起来,惊异地打量着他,眼神顷刻间充满了不自觉的敌意,但还是露出勉强的笑容:“幸会。”谭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她问沈培:“你怎么会在这儿?”沈培上前拉起她的手:“斌斌,你昨晚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一晚上。”谭斌不知道该如何从头解释,低声对程睿敏说:“你

先回去吧,对不起。”程睿敏的眼神像受到重创般突然黯淡,将手中的包和药都递给沈培:“她还在发烧,记得让她多喝水、多休息。”沈培点点头:“知道了,多谢。”

电梯门在程睿敏眼前无声无息地合上,剩下的两个人,站在走廊上,彼此相视,无言以对。

谭斌挣脱沈培的手,取出钥匙开门进去。沈培跟进卧室,坐在床边,低着头不说一句话。“谭斌,我们分手吧。”

谭斌的脸色变得煞白。几天来心里不止一次冒出过同样的念头,但同样的话,从她以她为重的沈培嘴里说出来,还是令人惊心,再也没有了转圜的余地。“只能这样了吗?”长久的沉默之后,谭斌抬起眼睛。“谭斌,别再骗自己了,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你一直在等一个人,现在你等到他了,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你看他的眼光,就像小孩子看到糖果。”

谭斌苍白着脸看着他,紧闭双唇。她曾在心中预想过这个场面,但没有想到真正面对时,会如此疼痛而残忍。“沈培,你这么说并不公平。”谭斌倔强地回答。“是,也许你以前爱过我,但现在不爱了。你有自己的人生梦想,可我帮不了你。谭斌,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一直都知道。所以,我们还是分手吧。”“沈培,”谭斌抬起头,嘴唇有点哆嗦,“你有没有问过,你从你失踪之后,我都想些什么?”“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没有任何意义。谭斌,我明白你,你的世界完全容不下弱者,就这么简单。”

谭斌别过头去,明明想笑,眼泪却流了满脸,顺着两颊落在衣襟上。“对不起,”她说,“沈培,是我辜负了你,对不起。”

沈培缓缓伸出手,轻轻抚摸她的鬓角:“给他打电话吧,以后别再犯傻了,遇到难处总一个人顶着,我告诉你,男人存在的价值,就是被需要。”

谭斌看着他,知道已无法挽回,她真的要失去他了。沈培的背影在谭斌眼中模糊一片。

谭斌没有意识到,沈培只留给她一个骄傲的背影,从这一刻起,决绝地从她的生命中淡出。之后她再也找不到他。沈培的手机关机,座机变成了空号。试着打到他父母家,她一报上名字,电话就立刻被挂断。程睿敏也没有再联系过她。

那一周的时间,她的情绪异常消沉,不愿说任何多余的话,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就这样浑浑噩噩混到周末,谭斌忽然接到黄懂的电话,请她到沈培的住处去一趟。

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沈母和黄懂在等她。

“谭小姐,”沈培母亲说话时嘴里像含着一块冰,“沈培搬回家了,这房子马上要借给别人,请你查收一下自己的东西。”谭斌“哦”一声,心口有一小片地方瞬间变得冰凉。近房门处放着两只纸箱子。“你的东西都是沈培自己亲手收拾的,没有任何人动过。你最好仔细点点,别落下什么,以后就不好说了。”一股辛辣之气直涌上来,谭斌转身,死死咬住嘴唇。

临出门时,谭斌依然恭敬地告别:“阿姨,我走了,您多保重。”沈母面无表情:“谭小姐,不敢当,走好。”

把纸箱在后备箱安置好,谭斌已完全脱力。空荡无人的地下停车场里,谭斌像受到冤屈有口难辩的孩子一样,伏在方向盘上号啕痛哭,哭得声嘶力竭,却不知道为谁而哭。

张学良与杨虎城为“放蒋”问题吵起来⑫

历史纪实

杨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关于西安事变,至今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讲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此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西安事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上期回顾】

特使端纳带着宋美龄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信来到西安,请蒋介石下令停战。

宋美龄、宋子文等12月22日飞抵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均到机场迎接。张学良将一行人士安置在西京招待所住下。

宋美龄稍事安顿后,就去看关在高桂滋公馆的蒋介石。宋美龄回忆说: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慨然摇摇,泪滑滑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

蒋向宋诉说了被劫持的经过,开始还是做出坚持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的姿态。在宋美龄将国内、国际的形势以及外国政府的态度告知后,蒋介石转换了态度,提出了两个谈判前提条件,一是不直接出面,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二是谈定的所有条件他都不签字,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执行。

张、杨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蒋的要求,正式谈判从12月23日上午开始。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

鉴于张、杨是蒋的部下,就由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提出六项条件:(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杨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告蒋介石。

关于放蒋的条件,宋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应允回南京,到南京后再释放沈钧儒等七位爱国领袖。

杨、周则要求先撤兵,释放政治犯,蒋才可回南京。

放蒋,杨虎城原则上是同意的,他在谈判前就与张统一过思想。杨之所以没有立即同意,主要是考虑在什么条件下放最有利。周恩来则是还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关于“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的指示。

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杨虎城分头去处理其内部事务,委托周恩来与宋子文继续接触。周恩来单独向宋提出了见蒋介石的要求。经蒋同意后,当晚,由宋氏兄妹陪同周见到了蒋介石。

这次周与蒋的会见一直没有详细的记载。

只有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中作了如下描述:“当天晚上,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坐。周这时看清蒋的形容衰老憔悴,满嘴没有牙,难看得很,远非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样子。周向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立即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蒋听了这句话,好像有很多感慨的样子,向周表示以下三点:1.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2. 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3. 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谈完以上三点,蒋躺在床上表现出疲劳困顿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多谈一谈。’周于是向蒋说:‘蒋先

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就此辞出。”

杨虎城为了国家民族促成张学良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在他看来,干得好,国家得救;干得不好,失败了,也落得个轰轰烈烈的下场。从他的思想上原来是没有继续拥戴蒋再做领袖的概念。所以蒋被扣后,他一直不去看望。在政治理想上他是希望在中国搞民主政治,结束独裁专制,所以他处处积虑地策划了这次的“兵谏”行动,打算通过“兵谏”实现多年的政治理想。

可是当12月24日上午,在三方会谈取得基本一致后,张学良违背之前与杨达成的共识,抢先表态同意先放蒋回南京,而且他还要亲自送蒋到南京去。

当有人问道:“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张学良很自信地说:“你们所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考虑过。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所以我们万万不能再为难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多,你们这些人要受我领导,不许乱说乱闹。”

24日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因为张学良主张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而发生了激烈争吵。对于这次争执,杨没有向外人透露,但张却在与杨吵完后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

宋子文听了张学良对他的讲述后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宋子文随即与张学良讨论了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可能性,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人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12月25日,当张学良得知杨虎城还坚持要有条件放蒋时,便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做法:下午三时过后,张打电话叫杨去他公馆。杨以为张改变了想法,兴冲冲去了张处。可是等杨赶到时,看见蒋介石已出门准备上汽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走。

当时事出突然,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与张决裂,将张和蒋都扣下来;另一是服从张的安排。为了顾全和张的团结这个大局,他选择了后者,没有与张争执,随张到机场去送蒋。不料到机场后,张突然给了杨一个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12月25日下午4时,随着飞机马达的轰鸣声,蒋介石离开了让他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西安,结束了14天的囚禁生活。张学良也送蒋离开了西安。当天是圣诞节,37岁的少帅将他的自由与政治生命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宋美龄。

(完)